

「画苑名家经典」

HUAYUAN MINGJIA JINGDIAN

工笔

卷



画苑名家经典·陈鹏卷

策 划 / 韩 峰

执行主编 / 郑洪明

文字审核 / 孙国华

装帧设计 / 徐素洁

责任编辑 / 李 河

---

出 品 / 北京盛唐翰墨国际书画艺术院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艺术出版社

设计制作 / 北京盛唐翰墨艺术工作室

开 本 / 889 × 1194 1/16 2.5 印张

出版日期 / 200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3000 册

定 价 / 38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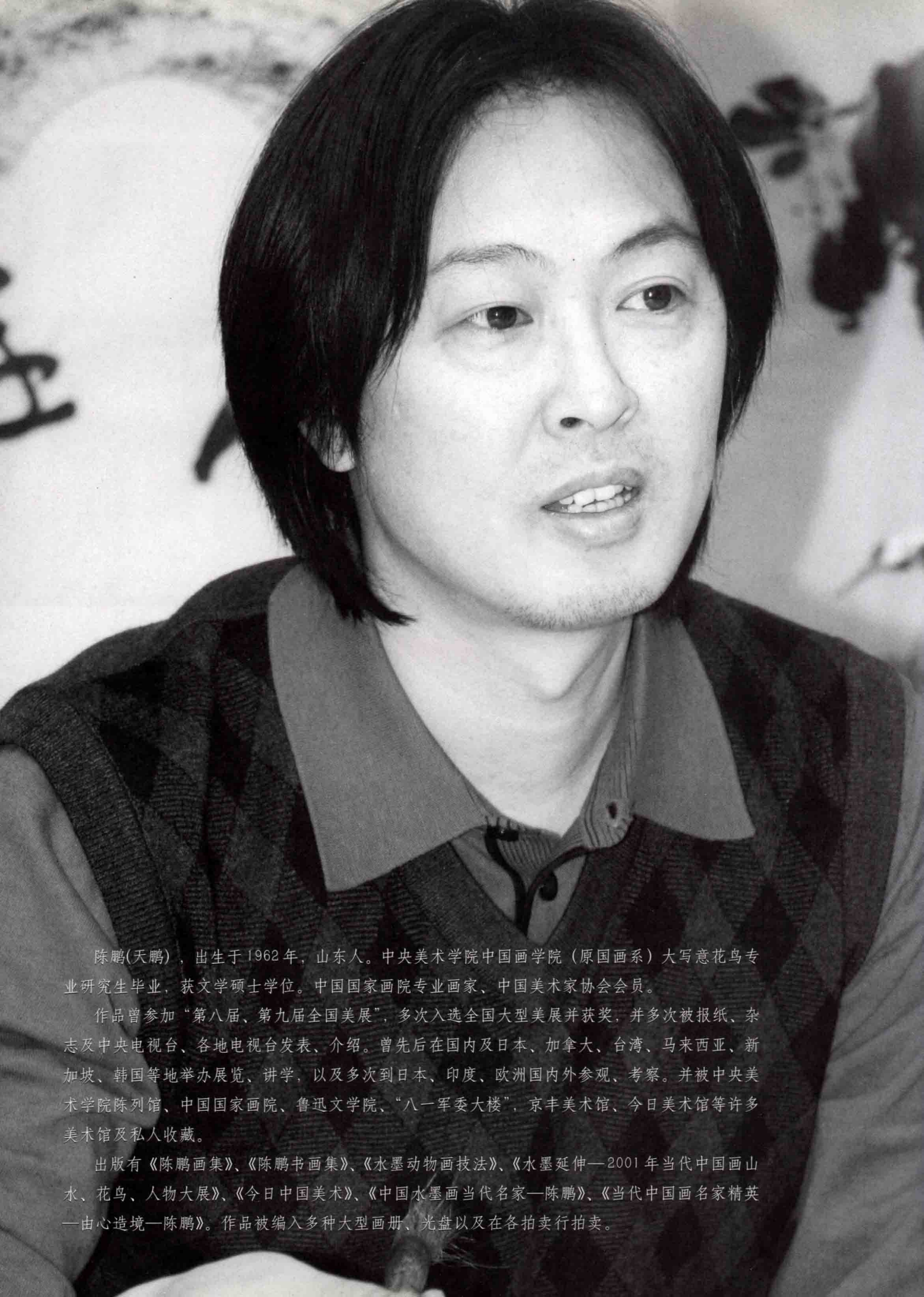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画苑名家经典」

HUAYUAN MINGJIA JINGDIAN



卷



陈鹏(天鹏)，出生于1962年，山东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原国画系）大写意花鸟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国家画院专业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作品曾参加“第八届、第九届全国美展”，多次入选全国大型美展并获奖，并多次被报纸、杂志及中央电视台、各地电视台发表、介绍。曾先后在国内及日本、加拿大、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地举办展览、讲学，以及多次到日本、印度、欧洲国内外参观、考察。并被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中国国家画院、鲁迅文学院、“八一军委大楼”，京丰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等许多美术馆及私人收藏。

出版有《陈鹏画集》、《陈鹏书画集》、《水墨动物画技法》、《水墨延伸—2001年当代中国画山水、花鸟、人物大展》、《今日中国美术》、《中国水墨画当代名家—陈鹏》、《当代中国画名家精英—由心造境—陈鹏》。作品被编入多种大型画册、光盘以及在各拍卖行拍卖。



# 用生命作画的人

@ 孙守德

十五岁那一年，我到姐姐家里做了一名业余小保姆。所以说是业余的，是因为我仅比陈鹏大七岁，同属少年儿童，有时和他闹起气来，都会令姐姐、姐夫啼笑皆非。回想起那时的一些琐碎小事，每每让我觉得，现在已经大踏步迈进艺术殿堂的陈鹏，是从孩提时代就脚步蹒跚地在通往艺术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

## 用开水“养大”的蝌蚪

我到姐姐家时，陈鹏正读小学三年级。他经常在放学后领着妹妹，到路边的小水沟里抓蝌蚪，带回家用罐头瓶养起来。小陈鹏总是坐在一条小板凳上，两只小手托着腮帮，一动不动地看着瓶里的蝌蚪游动，乌黑的眼睛像极了瓶中的蝌蚪。常常是几个小时，眼里的蝌蚪和瓶里的蝌蚪进行着无言的对话……

一天中午，我喊孩子们吃饭，可陈鹏专注地看着他的小蝌蚪。我连喊了三遍，他还是动也不动。我只好扯着他的耳朵把他牵到了饭桌旁。这时，幸灾乐祸的妹妹大声喊道：“哥哥考得不好，我考了双百！”我忙从陈鹏的铅笔盒里翻出了成绩报告单：算术87、语文85。我恶狠狠地看了看窗台上的罐头瓶，几只蝌蚪依然自在地游动着，陈鹏不好好吃饭，学习成绩下降，你们是罪魁祸首啊！我让你们游个够。我心里想着，顺手拿起一个保温瓶，把开水倒了进去，瓶子满了，水从瓶口溢了出来，流到我的脚上，我也全然不顾，直到把一瓶开水全倒完。两个孩子和我同时注视着小蝌蚪，只见它们在瓶里疯狂地翻滚着、上下游动着，终于全部不动了。陈鹏的眼睛凝视着已经死去的蝌蚪，屋里安静极了。突然，他掀翻了饭桌，嘴里喊着：“赔我的蝌蚪，赔我的蝌蚪！”不顾一切地向我扑过来。我虽然有年龄上的优势，但还是被他勇猛无比的斗志所淹没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开始了。

下午姐姐、姐夫进家门，看到屋里的一片狼藉都愣了。

妹妹哭着说了小半个钟头，才让她爸妈弄清了事情的始末。妈妈摇了摇头，开始清理战场，爸爸却带着陈鹏出去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父子俩回来了，陈鹏手里捧着一个玻璃烧成的圆鱼缸，里面是几只游动的蝌蚪，上面漂浮着几棵碧绿的水草。至于蝌蚪之战，姐姐和姐夫谁也没作任何评价。

蝌蚪之战发生后，陈鹏依然地爱着他的小蝌蚪，只是放学后，第一件事是吃饭，饭后做作业。当别的孩子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他继续和小蝌蚪进行着无言的对话。放寒假的时候，陈鹏的成绩报告单上有他画的几只小蝌蚪，画面上的小蝌蚪比当时鱼缸中的同类要大得多。这个小家伙脸上并没有挂上多少喜悦，因为他的蝌蚪没有度过严寒的冬季。

## 不愿飞走的鹰

一次，二哥从老家来看我，给我带来了一对鸽子。我在床底下放了一个泥罐，给鸽子安了一个家，想让它们熟悉之后再搬到屋顶上去。

很快，陈鹏也迷上了这对可爱的小生灵，每当听到鸽子咕咕的叫声，我们好像听到了世界上最美的音乐。姐夫天天打扫鸽子的粪便，对鸽子的新鲜感渐渐变成了厌恶，一天终于判了鸽子的死刑。看到鸽子变成了盘中餐，陈鹏哭了个“不亦乐乎”，我连晚饭也没吃就去睡觉了。姐夫以为过几天我们就会把鸽子忘掉的，谁知几天后，我声明要回家去，不再当这个“小保姆”了，姐夫这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补偿，他在礼拜天骑着自行车，赶了一、二十里路，在山里的小镇上买了一只雏鹰，又特意到矿上让工人师傅用8号铁丝做了一副小巧的链子，一端套在鹰腿上，一端焊在三脚架上。雏鹰黄黄的眼睛里，透出迷惘的光，打量着这陌生的一切。

鹰的到来，使我忘掉了鸽子，更乐坏了陈鹏。不几天，家里的墙壁上就贴满了鹰的肖像。小鹰注视着这些似像非像





【速写】 陈鹏作品

的同类，从来不发表一点意见，只有在给它喂肉丁的时候，它才会发出欢快的吱吱的叫声。可在那个年代里，肉是短缺品，主人尚且不能尽情享受，哪里又有多余的去喂鹰呢？没办法，我和陈鹏只能尽量把自己的那一省份下来给鹰吃。每当左邻右舍来了客人，只要听见杀鸡的声音，我俩就候在垃圾箱旁，把整付的鸡肠捡回来，给小鹰改善一下清贫的生活。小鹰渐渐地消瘦了，两只茫然的眼睛经常失望地看着我和陈鹏。

终于有一天，陈鹏对我说：“舅舅，我们把它放了吧！”我吃惊地看着陈鹏：“这可是你爸爸用十元钱买来的！”穷人家的孩子知道十元钱的分量，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陈鹏说：“我们不放它，它就只有被饿死了！我觉得我们俩就像杀人魔王。”

我几乎被小陈鹏说服了：“咳，还是等你爸爸回来后再说吧。”说完我便去厨房做饭去了。从厨房出来后，我发现鹰已不见了，忙问陈鹏：“鹰呢？”他爽快地答道：“飞走了！”“你爸爸回来会跟我们算帐的！”陈鹏不以为然地说：“他把鸽子吃了，我们把鹰放了，正好。”说话之间，鹰突然落到了院子的树上。我找来竹竿和绳子想把它套下来，陈鹏赶紧在树下大呼小叫，让鹰快点飞走，可是那鹰向陈鹏眨巴

着眼睛，不时地扇动着翅膀，发出一、两声吱吱的叫声，似乎等陈鹏上树把它抱下来。我把竹竿举起来，一步步逼近鹰，鹰还是吱吱的叫着，仍然没有飞走的样子。这时候，小陈鹏突然从后面抱住我的腿，用头猛顶我的屁股，把我掀翻在地，我的胳膊和下巴都摔破了。这一招还是我教他的呢，没曾想他会用到我的身上。我恼怒地从地上爬起来，向陈鹏抡起了竹竿。陈鹏没有跑，可怜巴巴地喊：“舅舅，救救鹰吧！你知道你为什么叫舅舅吗？舅舅就是救救，就是让你要救东西，像救火队员一样！”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家里还挂着陈鹏当年画的那张鹰。几次陈鹏要给我重画一张，都被我回绝了。绘画虽然是艺术，但欣赏的角度人人不同。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前些天我给陈鹏打电话，脱口道：“还让舅舅救救吗？”电话那边传来了陈鹏爽朗的笑声。

## 用生命作画

日月如梭，我结束了“保姆”生涯，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上山下乡，来到了农村。陈鹏高中毕业，因为是家中老

【速写】 陈鹏作品







【速写】 陈鹏作品

大，按照当时的规定，矿工子女若家中尚无一人参加工作的，可享受一个照顾名额，直接参加工作。莫说是陈鹏的同学，即便我这个当舅舅的每每谈及此事，都很眼热。亲朋好友都认为陈鹏参加工作是件顺理成章的事，谁知他自有打算。陈鹏放弃了这个大家认为绝好的机会，提出要到沂蒙山区拜师学画，争取第二年考大学。这在整个家庭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参加工作，且不说能给这个清贫的家庭创造收益，而且只有参加工作，才算真正成了人，才能成家娶妻子，哪个人不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工作后，一个月就有二、三十元的工资拿回家来，可如果拜师学画，就必须每月从家里拿出二、三十元作为生活费。这一反一正的五、六十元钱在那个年代里虽然不是天文数字，但也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兄弟们不理解，没关系；我们的父辈不理解，这也没关系。有人理解就行了。陈鹏的父亲，这个大山里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愣是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之外哪儿都响的自行车，驮着儿子，驮着两代人的理想和希望，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从枣庄赶到沂蒙山，把儿子交给了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孟漫老师。就是从那一刻起，陈鹏的人生目标才确定下来：作一名画家。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意识到，这孩子生来就是学画的。如果不是如此，何以连他那个对绘画一窍不通的爸爸，也痴迷到这种地步呢？又是一年过去了，陈鹏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山东轻工美术学校。那一年，陈鹏十八岁。十八岁是一个多梦的年龄，而陈鹏的梦里，肯定都是五彩编织的光环。渐渐地，我发现陈鹏变了，变的

话多了，以前我们在一起聊天，他是听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而现在他是说的时候多，听的时候少。那时我比较喜欢藏书，仅仅半个多月的工夫，我的书橱让他翻腾了个遍，一部大部头的《约翰·科利斯朵夫》，他拿了四天就送了回来，我怀疑他是看不下去才送回来的，谁知爷俩一谈故事情节，他比我看得更细、更透。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奇异的联想，还有那春风得意的笑声，这是陈鹏在我眼里的定格。

我们知青点是枣庄南部山区的一个农场，那儿盛产石榴，每年夏秋，那儿榴花如火、果实似雨，后来开发成旅游区，定名“天下第一榴园”。陈鹏来信说，暑期到这里来写生。我有点纳闷：这里没有五岳的雄奇，也没有江南的柔美，能写出什么来？他是想吃石榴吧。

可不久发生的事情，让我体会了，收获有时是要用生命付出的。

在一个热得让人透不过气的傍晚，姐夫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当他得知我没有看到陈鹏时，他开始紧张起来，告诉我：“陈鹏昨天放假回来，今儿刚吃过早饭就奔这儿来了，我感觉不对劲，老是担心儿子会出事，就骑车来了。”我劝导他：“陈鹏已经不小了，肯定在哪儿画画画得入迷了，过会儿他一定会到这里来的。”可姐夫非常焦虑，凄楚地说：“他一定出事了！你快找几个人咱们一起去山上找他！”

我拗不过姐夫，只好叫了几名要好的知青，一起上山，呼喊陈鹏的名字。除了山里的回音，没有任何声音。姐夫的焦虑不安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





【月壁照无瑕】 180cm × 96cm 2006年 陈鹏作品



【窗外鳬雏傍母眠】 68cm × 68cm 2006年 陈鹏作品

头，仔细地搜寻着。

夜幕降临，我们仍然没有找到陈鹏的踪迹。突然，我想起了石榴王。那是一棵树冠达十五米、高十多米的大树，产量最高记录是1000余斤。当北京的专家来研究此树时，我曾给陈鹏去信说过这事。也许陈鹏去找石榴王了。大伙商量后，直奔青坛山南坡的石榴王而去。果然，在树旁找到了已经昏死过去的陈鹏。

稍微懂点医术的姐夫用手电筒照了照，见他身上没有外伤，又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眼球，说必须马上送医院。几个人抬起陈鹏，深一脚、浅一脚地摸下山去，在农场里找了一辆车直奔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

从手术室旁到病床前，我们守候了四个小时，陈鹏终于醒了。看到他那黄蜡蜡的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笑意，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假如一个人爱上了一项事业，就要把它和自己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一起。如若只是把它作为生命的点缀，那么他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生。

不是这样吗？陈鹏为了画石榴竟然昏倒在石榴树下，在昏倒之前，难道没有一点不适和疼痛吗？对艺术的追求使他忘掉了不适，大自然的魅力使他忘掉了疼痛。感谢上苍，她不忍心让一个热爱艺术、热爱大自然的少年梦断大自然的怀抱，她要让他活下去，用他的才情、用他的画笔，去赞美大自然、讴歌大自然。若不是这样，何以四十里外的父亲能预感到儿子有此一劫，而陈鹏又偏偏昏死在万亩石榴园的王老脚下。稍微了解他昨天的人看到他今天的成绩，绝对不会露出丝毫的惊奇，因为他为绘画事业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天道酬勤，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第二年暑假来临了，我也参加了工作，我厂是为煤矿生产炸药的。出于安全考虑，厂子建在大山的山套里。这里远离城镇，谈不上山清水秀，却少了几分闹市的喧嚣，多了几分乡野的恬静。厂门不远的山上，有一座不大的水库，水库周围是大片的灌木杂树林，每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大片大片的蝴蝶都飞到这个小树林里栖息，真是五彩缤纷花满树，成了我们厂一道瑰丽的风景。

陈鹏放假后来到这里，开门见山地说：“舅舅，你还得救救我，让我跟你的朋友学武术吧。”我说：“陈鹏，你真想文武双修吗？这伸胳膊伸腿的可是力气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陈鹏笑着对我说：“我学武的目的并不是要做一个武师，只要能强身健体就可以了。不然下次写生再晕倒了，你还能背我下山吗？”

于是，我把两位工友请了来，他们两人曾经代表市里参加全国青少年武术比赛，在整个枣庄地区都小有名气。简简单单的四个粗菜，实实惠惠的一瓶浊酒，就确定了他们的师徒名分。

虽然两个师傅清楚陈鹏学武的目的，在教学中尽量降低每个动作的难度，可陈鹏做起来还是十分困难，相对于师傅做起来轻松自然的一招一式，他显得很吃力。偏偏这书呆子又犯了牛劲，力求每一招、每一式都和老师做的一样到位和完



美。汗水浸透了他的头发，黄蜡蜡的小脸也变成了大花脸，两块搓板似的胸膛一起一伏，好像一张嘴，心脏就能从嘴里蹦出来。看到陈鹏的惨样，我心痛地说：“歇一会儿再练吧！”可两位老师，平时对我百依百顺的小老弟，一人架起我的一条胳膊，不由分说把我赶出了小树林，并严重警告：如果我再踏进小树林一步，陈鹏的习武生涯就此结束！

半个月过去了，白天陈鹏拿着写生夹上山下地转悠，晚上跟着两位师傅学武。渐渐地，他的饭量长了，脸变黑了，胳膊腿儿也有了劲。就在我对他习武有了新的认识的时候，陈鹏突然提出来要走。两位老师笑着说：“你的学业要紧，自然不能留你。但是，我们的这点玩意你全看过了，临走你是不是也露一手，让我们开开眼？”陈鹏故作神秘地让我们退后三步，然后从写生夹里小心地拣出一张纸来，用图钉按到了墙上，上面是十余只五颜六色的蝴蝶。他笑着说：“这张纸上有三只蝴蝶是真的，我用胶水粘在了纸上，其余的是画上去的。你们三人站在那里，每人猜一次，只要报出第几行第几只是真的，就可以自己走上来辨认。如果谁认出了真假，谁就能给我娶到一位像蝴蝶一样美丽的花娘子。”哈哈大笑中，我们三人瞪疼了双眼，伸酸了脖子，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分出真假。

三年过去了，陈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被分配到了市青少年宫做了一名美术老师，绘画成了他终身的事业。在画笔的陪伴下，陈鹏安静地在青少年宫度过了两年春秋，并和一个贤淑的姑娘结成了终身伴侣。如果这算一个结局的话，应该让人满意了，大凡认识陈鹏的人，只要谈起他来，哪一个眼里不是露出既羡慕且妒的光来。但陈鹏并不满意：“枣庄太小了，不是我耽搁的地方。要想作一名真正的画家，小小的中专学历也是远远不够的，我要去北京。”他把人生的坐标，定位在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中央美术学院上。他毅然放弃了工作，告别了老小只身奔向北京。母亲不能理解，茫然的母亲只能做出一顿可口的饭菜，让不安分的儿子多储备一点动力；父亲不能理解，憨厚的父亲尽可能地为充满憧憬的儿子多张罗一点伙食费；妻子虽然还能理解，但万般不舍，温柔的妻子只能哽咽、啜泣，偷偷抹去眼泪为这个有着浪子之心的丈夫收拾着进京的简单行装。

就是这样，陈鹏踏上了进京的列车。望着远去的列车，我的眼睛湿润了。渐渐地，列车好像站了起来，变成了一座直插云霄的山峰，两根铁轨也眨眼间变成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崎岖小道。而陈鹏正在那条小道上，不畏艰难、勇敢地攀登着、攀登着……



【南池秋凉】 68cm × 68cm 2006年 陈鹏作品



【旷朗无尘境更幽】 68cm × 68cm 2006年 陈鹏作品

# 潇洒野畅 风神顿爽

——陈鹏大写意花鸟画评

@ 郭晓川

花鸟画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中国花鸟画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个完整的脉络，并且在几个历史时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花鸟画甚至代表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从审美观念上看，中国的花鸟画在世界艺林中独树一帜，为中华民族所独有。虽然其他民族与国家都有以花鸟为题材者，但是其审美旨趣与中国人的表现手段和审美观念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从代表画家来看，近代以来，取得最大成就的画家大半出自花鸟画科，尤其是大写意花鸟画。因此，中国花鸟画科是中国造型艺术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画艺术屡有斩获的前沿阵地。

毋庸讳言，花鸟画在现在的中国，虽亦集结了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且人文基础颇为雄厚，但是其发展状况却并不尽人意。花鸟画相比较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在重视政治宣传的历史时期，花鸟画的一路走低，甚至发展链条几乎断裂，应该被视为一个主要原因。潘天寿先生在1959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要有更美的画》一文中，极力论证花鸟画在新中国的意义，力图说明在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花鸟画仍不失其重要性。这说明花鸟画在那个时期已经被严重质疑。这与在历史上宫廷的提倡或文人士大夫的踊跃参与的境况已经大相径庭，所谓今非昔比。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花鸟画在人才积累与遗产继承方面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今天花鸟画的局面，实源于前30、40年的作为。在文化和艺术历史方面，发展的连续性一旦受到破坏，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且缓慢的修补。因此，花鸟画的发展还有赖于我们今天的每一步积累。

陈鹏就是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中青年花鸟画画家。

从成长过程与知识结构来看，获得了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的陈鹏其实并非完全是一位“学院派”，虽然他接受了正宗的学院教育，但是我更倾向于把他看作是在社会中成长和

发展起来的。潘天寿先生曾感慨到：

画事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识见，厚重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登峰造极。岂仅如董华亭所谓“但读万卷书，但行万里路”而已哉？（《听天阁画谈随笔·杂论》）

潘天寿先生在此强调的是画外功夫，说明有些修养是远不能从学校或书本得来的。在这里，我认为潘天寿先生更多的是突出了综合素质的培养与锻炼。如果不能简单地从书本上获得这些素质，那么就更多的是在社会中吸收。平素与陈鹏交流，每每感慨于他的诚恳与勤勉。我很看重他在读的“社会”这部无字之书。张仃先生在《潘天寿其人其艺与定位》一文中盛赞潘天寿先生之人品。而这种人品的显现，张仃先生也是从社会生活中来透析的。从艺术史上看，所谓的人品，多来自社会和生活的历练。如任伯年、吴昌硕和齐白石等大家，无一不是从社会中来的。在自我塑造中，陈鹏除却苦心习艺，亦孜孜于体味人生，这是他颇有特色的地方。一个画家如若寻求最终的突破，往往取决于其做人之高下。而做人的原则又存在于我们每天的平淡生活之中，因此，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画外之功更具有挑战性。弘一法师认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可谓道出了艺术之真谛。然而，遗憾的是，很少艺术家能够意识到这个根本，或者意识到而又不能实践，结果成功者只能是少数。

陈鹏为人机敏，勤于行动，如此伶俐中却常常透射着质朴与纯静，这真是一种很奇妙的风格。在他画的一幅扇面中，题上了东汉思想家仲长统的句子：“清如冰碧，洁如霜露。轻贱世俗，独立高步。”（《昌言》）这位仲先生是当时有名的“狂生”，其理想是“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如此，“岂羨夫入帝王之门哉！”陈鹏并没有仲先生的狂气，相反还多了些醇厚。陈鹏题写的仲氏句子，我认为可视为画家对自己



艺术的追求，或者说标准。同时也说明了他在做人方面的准则。由此，亦可将此句看作为陈鹏及其艺术的写照。

潘天寿先生认为中国花鸟画均出自两条线路，一是徐熙，一是黄筌。认为五代成中国花鸟画之大成，而“此后学习花鸟画的作家，不入于徐，则入于黄。”（《花鸟画简史》）大写意花鸟画乃由徐派演绎而成。虽然徐渭“可称散僧入圣，殊无别派可言”，（出处同上）但仍可归为徐派之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至徐渭，已然达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高度。其后的大写意花鸟画在清代的繁荣，是在这一高度下的必然延续。作为中青年花鸟画画家的陈鹏，其作品仍然是这一传统延续的产物，其个人艺术的发展，必不能脱离这一传统的主干。石涛曾谓：“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画语录·变化》）亦言艺术家创造之根基所在。由于这种规律性，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可谓难度极高。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陈鹏在这条路上走得很扎实，没有投机取巧，或哗众取宠，而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埋头于研习之中。历史可以证明，此乃大志向者之所为。

有论者评议徐熙之作“潇洒野畅”，（《中华美术学史》）而彦棕评江志为“风神顿爽”，（《后画录》）今将其合一，窃以为概括陈鹏作品之审美特征颇为允当。

陈鹏创作注重写生，其作品带有扑面而来的山野之清新气息。偶有交流，陈鹏谈起少年之得野趣，颇有兴致。四座听众兴致盎然之余，无不叹服其关于动植物之知识。更因儿时习玩，其知识又具有莫大的生动性，全然不似书本背来之僵化。中国花鸟画创作重在一个“情”字，无情则无意境，无意境则不能感染人，是为“死”画。徐渭诗曰：“送君不可俗，为君写风竹。君听竹梢声，是风还是哭？若个能描风竹哭，古云画虎难画骨。”（《焚书·卷五》）一方面，徐渭继承了传统的“传神”说，另一方面，也更加具体地提出了情感投入的问题。何能表现“风竹哭”？那是画者在哭。画者不哭，风竹何以得哭？同样，早在徐渭之先，苏东坡在论画诗中写道：“与可



【一无所居拥万物】 137cm × 68cm 2002年 陈鹏作品

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身与竹化，指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有物我两忘，方能“用意不分”。在陈鹏的画作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心融于物的境界。画中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无不倾注了作者的情感。这里要强调的是，作者是将他在自然中所观察到、所体悟到的内容，极其生动地予以贯通，从而提炼到他的画面中。如《西双版纳雨林即景》中所表现的鸟、花，均异于我们传统所见，颇有奇异之感。这说明作者注重生活的体验与观察、注重现实生活中的感受。

对应题材的选取与现实生活的感受，陈鹏在笔墨与造型上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法。他的用笔、用墨灵活多变，不拘泥于既定章法，因此，画面呈现出飞动之感。而在结局布势上，亦显示出灵动与变通。看陈鹏的画，多给人以清丽与明快之感，这与他成熟的表现技法密不可分。陈鹏表现与刻画鸟的神态并不概念，显示出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他所描绘的鸟各具姿态，或沉静、或欢快，十分传神与生动。我们或可体验到一种种的静谧、萧屑，或可感受到一种种的欢欣、昂扬。极具特点的是那些放喉高唱的鸟的形象，给人一种真切的体验。虽然陈鹏潜心于传统的学习，但在表达情感方面，却每每跟随自我的心灵，超出古人的窠臼。郑板桥主张作墨淋漓，尽写心中之气：“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为凤为龙上九天，染遍云霞看新绿。”（《郑板桥集·题画》）此种见解，尽可作陈鹏画作之注脚。

所谓大写意花鸟画，其根本点在于大写意，而所谓写意，自然与书法密切关联。陈鹏于书法用功甚勤，其风格恣意挥洒、豪情奔放、不拘小节、率性为之，颇具天然之色。以书入画，自然是大写意花鸟画的审美根本，不解此旨，鲜有成就者。陈鹏以一“写”字当先，兼以准确之造型基础，画、写融合极为恰当，体现出独特的美感。

当然，艺无止境，尤其中国花鸟画创作，更是艰难有加。愚以为，中国画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以往强调诗、书、画、印。虽然可以说是“四位一体”，难分轻重，但是，我认为其中更为根本者乃在于“诗”。在中国画中，诗与画形成强烈的互补关系。齐白石对诗的学习与钻研，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其他如徐渭、吴昌硕等等，莫不如此。历代之大写意花鸟画，诗的存在就是文人趣味的最佳体现。同时，诗的存在也延伸了画作的意境或意义，构成一种回响，丰富和立体了画作的表现内容。由此或可想到：诗的功夫是不是也制约了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呢？

1957年12月，潘天寿先生谈到对“近年画坛殊感寂寞，黄宾虹先生已归道山，齐白石先生因年高，也不能多作画……”表示“将拭目有待于吾辈以后之可畏青年了”。（《谈谈吴昌硕先生》）时间如斯，倏忽间将近半个世纪已然过去，潘先生所谓“吾辈以后之可畏青年”，今亦或逾花甲，或将至耄耋。假若潘先生有知，不知满意今天之现状否？无论如何，新的“可畏青年”如陈鹏辈又出现了，我们难道不应寄予更大的希望？







【秋日悬清光】  
137cm × 34cm  
2006 年  
陈鹏作品

【秋色图】  
137cm × 34cm  
2006 年  
陈鹏作品

【芳菲落画】  
137cm × 34cm  
2006 年  
陈鹏作品

【秋日秋光】  
137cm × 34cm  
2006 年  
陈鹏作品

# 陈鹏大写意花鸟画解读

@兆晖



【风雨秋池上】 137cm × 66cm 2006年 陈鹏作品

我以为大写意花鸟画是禅，禅是不立文字，说中一物即不是。人们常问：禅是什么？禅在哪？犹如鱼在水里问：水在哪？

观赏画仅用眼睛就是不懂画，夸赞画家把老虎的毛皮画得多逼真，或者画螳螂的双臂抱着知了，知了的翅膀在飞行挣扎，一只黄雀紧盯在后；其实这根本不是美术，而是文学。用语言文字就可以表达，为什么还要用笔墨呢？纯美术话题是很高级的禅境，进入不到此地，你即使画了高山大河的万米长卷，抽象的符号语言创造的世界也与你相隔千里，进入此境则依靠岁久功深的修练以达自身感觉潜能的开拓，懂不懂画、会不会画、作品格调的高低以此论，这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陈鹏是深得禅意者，文学性被他所消解，造型准确严谨却决不逼真，犹如他性格中潇洒的作风，一切都在感觉之中，一切又都超乎其外，一种写意性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

消解了传统绘画中文学所占的表面成分，陈鹏游刃于禅境之中，在纯美术话语上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呢？

一个新世纪在我们眼前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幅与我们的祖先和前人看到的从本质意义上完全不同的画面。距离被缩短，共时性改变了时间，现实世界成了万花筒，有一万个画家就有一万个现实和表现的角度，艺术需要百花齐放，需要提倡，很难厚此薄彼，很难比较高下，更难于定格、用语言说清。

看了陈鹏收录此书的几十幅画，二十几年时间的跨度，坚持不懈的艺术追求轨迹，几近概括出了一个清晰明朗的现在和发展的未来。得出第一个结论是：拼命复归传统与完全现代派的西化形式是异化道路的两个端点，纯粹的东方文化观念依然是深入骨髓的主导，它将以形而上的本体论哲学意义被世界肯定。以艺术形式弘扬这种文化观念，并在审美实践中扎实地深拓现代意义的东方文化是一个未来大画家的基础责任。陈鹏对此是有清醒认知的。因此在万筒式的现实世界里，他没有迷失，他没有故作深沉的叹息，作为长跑者，他



举着一杆进击的大旗，是大写意花鸟实践者的火炬。

如果说山水、人物等其它画种还可以通过制作的技巧、繁细的渲染工序而掩盖其心性，大写意花鸟画就是一泓透明的冰水，人的品格、心性都倾泻于纸上一览无余，赤裸裸地暴露于观者面前，容不得半点掩饰，所有的法度都依靠日常的修炼，免起鹬落之间的文化积淀尽在其中。白纸为阴，墨为阳，阴阳之间演化万物，顿生万千气象，这是禅，也是道，是东方文化的众妙之门。中国绘画史上大写意领域蔚然大观、群峰叠起、层峦叠障，由徐渭、朱耷、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家延续而来，传承有自，陈鹏将自己定位于这一正脉之下，不仅靠勇气和毅力，关键是准确的判断力，是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本身的无穷魅力，以此为根基，他进行的所有美术话语的现代探索皆有了牢固的根基。

由此，我找到了衡量当代画家的主流文化审美标准，因此可以厚此薄彼、比较高下了。我想到汉书中的一个句子：吞舟之鱼不游支流。

当今艺坛有投机取巧、自立为王者，有以某特殊题材取胜者，以制作掩其书法传统功力之人，稍有所成即以规模性炒作取名，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不事张扬、埋头耕耘，未经包装炒作，我以为中青年画家中陈鹏作品可比为处女地。

从收藏的角度考虑一个未来大师，首先要看他曾经走过的整个道路，是否正脉传承与是否立足于当代美术学术圈的中心地位。陈鹏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为当代著名花鸟画家张立辰先生的重要传人。立足于这样一个顶级的学术平台之上，以及他的充足自信、对中国画大写意花鸟的未来远瞻，加之用功之勤，我们不难推测陈鹏将来的艺术发展。

衡量一个大写意花鸟画家的真正的标准，不是在题材上他画了什么，关键是怎样来画，在笔墨功夫上、在美术语言上他走到了何处；具备了美术知识之后，是否诞生了纯美术表达的智慧。作品是社会商品，在流通的商品社会中，他是否将自己的艺术思维酿出了醇酒，产生了可以与他人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沉植于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审美习惯，在他的笔下，体现了多少、拓展了多少个性化的符号；结构是否准确明晰；他是否内外双修，台上的三分钟来源于文化底蕴的几十载卧薪尝胆的



【荷香水风】 138cm × 68cm, 2006年 陈鹏作品



【池荷漾清波】  
2004 年  
陈鹏作品



寒窗……

大写意花鸟画是中国绘画史上自明以后大师叠起的一个画种。历代大师之所以乐此不疲，因为它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最能方便地进行笔墨抽象语言创造探索的领域。徐渭展其疯狂，八大陈其简洁，吴昌硕符之于庙堂之雅，齐白石在文人之趣外融入了农民画与儿童画的新意，潘天寿则以其博大的理性给了它以辉煌。相对于这些大师展示的风采，陈鹏作为晚辈后生，在当代以拥抱生活的热情，给这一领域带来了现代性的新趣味，生龙活虎，毫不逃避的禅境思维，一种充满韵味的天地，以此拉开了他与传统不同的角度，开始在当代花鸟画大写意领域的血战。

韵味，是画面的内涵，只有技巧熟练到可以达到的潜意识、下意识的程度，才可以言其妙道而后自然产生的绘画行为结果。对于此的把握者与追求者是真画家，悬之于壁，一咏三叹，反复观之而不生厌倦，笔墨节奏和黑白的二维空间可以诞生高山流水的回响，墨色的层次已不是焦、湿、渴、淡、浓的五色，素描一样的灰调子里它无限可分，任何一个准确的形象即此即彼，是画面的成分。又非眼所指向，是师造化、法心源的大境界。赏陈鹏画，知其味者先在体会其韵，以此发微。

我所指趣者乃画家于传统笔墨之中，尽其精微而找到的真艺术话语，不是一只鸟望着另一只鸟的构图上的文学性回互，而是那种筑基于书法用笔，显其丰厚之笔骨，建勋于墨妙在用水，水破墨、墨破水，在阴阳演义中对笔墨世界的淋漓认知，焦浓的渴笔如干裂秋风，渴中不枯、润含春雨，线条中有导之泉注、顿之山安之感，一根墨线幻化出三千大千世界。我惊叹画家技法之烂熟，不注意间，奇趣横生，这是陈鹏于前辈大师在花鸟画上不尽相同之处，也是解读他现代笔墨语言的要点。

韵趣，使他独得禅境，依此而坐三生石上，顿悟前缘。

韵趣之间气韵生动，妙合于前人，不落臼中，取法即高，市井气、江湖气自然避之遥远。传统文人的气韵在整合里妙趣横生，产生出与文明天人合一的交响，陈鹏的画是当代大写意花鸟画。

证得了自心无上菩提，使陈鹏游戏于笔墨语言中而决无颠倒梦想，抽象符号的千锤百炼产生了画面本身的美感，演绎出的现代水墨的韵与趣，变为荷、成为花、点缀鸟，决无一张纯抽象的作品，无意于佳而佳在其中的线，扩大成面，产生出厚重的体积，整合出形式美的杼机，纯美术的语言又绝对是雅俗共赏、不尚丑怪。拿出任何一个局部，又是真正的现代绘画：荷塘里无意识的墨点，犹如美国画家波洛克的泼洒，淡墨的整体衬托，让人联想到印象派对光的运用，几幅方整的静物画里面全是徐渭疯人一样的运笔，雅静

【寒香秋光图】 137cm × 68cm 2006年 陈鹏作品

